

郑子瑜墨缘录



京新登字第186号

郑子瑜墨缘录

编者：龙协涛

责任编辑：杨 葵

装帧设计：尹凤阁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83千

印张：11.75

插页：9

印数：0001—1,100册

版次：1993年1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550-X/I·549

定价：7.4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鄭子瑜近照

郑子瑜小传

郑子瑜，1916年生，原籍福建漳州，后定居新加坡。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从事研究，获修辞学研究证书。在新加坡，曾任《南洋学报》主编。历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等校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任厦门大学客座教授，上海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著有《入境庐丛考》（商务，1959）、《郑子瑜选集》（世界，1961）、《诗论与诗记》（中华，1978）、《中国修辞学史》（上海教育，1984；台北文史哲，1990）等二十余册。所著《中山先生的习医时代》等数篇册文，曾被选入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此外，又曾与实藤惠秀共同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郭绍虞在郑著《中国修辞学史》的序文中，说“郑子瑜是第一个研究修辞学的历史的学者，这书是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

郑子瑜的小传，先后被选入《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日本大学人名录》，复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入《世界学人传》、《世界著作家列传》等多本世界性名人传。

郑子瑜1944年结婚，夫人丁桂，生于沙劳越。子郑大宁，现在美国宾州为心脏专科顾问医生。

子瑜先生正

萬物酒醉鞭名馬

生物情多累美人

丁丑暮日

郁達夫

郁达夫书赠郑子瑜条幅(1937年)

向晚漁舟逐水濱
 村南復村北近來偏
 喜梅山住為乞青山伴
 我社

子瑜移寓白沙灣後愛而錄之
 以為寄

于右任

于右任书郑子瑜《移寓白沙湾》诗(1939年)

不期流竄遍天涯
昨日山居今水家
夢裏長宵春尚好
覺來柳影透窗紗

子瑜先生屬字所作小詩時辛丑除夕也

知半年七古有七



周作人書贈鄭子瑜旧作《夜半

口占时在汶萊水寓》詩(1958年)

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
 寒林衰柳，破碑。河山誰歟？
 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
 消瘦行矣臨別重太息，說相思，
 刻骨雙紅豆。愁豔，懷於酒。
 情亦斷，形迹留恨事，繁艸萍
 波，遮難回首。千丈。章臺舊海
 內，無。竟空後，何有聽匣底，
 蒼龍狂吼。長夜傷風，眠不得，
 度羣生那情，肝剖是祖國，思孤
 買

此片師在洛時將赴日奉留別海上同人作書為
 子瑜先生雅念 己丑元旦豐子愷寄開南 圖

湖上濃陰徑雨如揩竹濕煙浮輕紗嫵薄東望倚
虹園一帶雲歸別峰水挹斜城北望江雨又動寒
色生於木末因移入樓南臨水方亭中待之不覺
秋思漸生也 揚州五舫錄虹橋罨山房條書應

子瑜先生雅令

。 辛丑歲仲春俞平伯於京華

扶桑正長秋
光好楓葉如丹照嫩寒
却抄垂楊送歸客
心隨東棹憶華年

余曾嘗于魯迅先生門下臨下岸東先生贈世送別詩
今猶之以與覽鄭子瑜先生堂前 一七六四年末 增田涉

子瑜先生 石塘同收到 去年 惠書 謝之 深感
 先生博學 自漢 名如 以 弟子 年 當 然 為 先生 玉照
 者 甚 令 我 心 此 為 所 係 兩 語 思 想 以 道 釋 文 道
 人情 入 五 情 者 甚 矣 其 近 可 矣 在 不 年 也 一 大 論
 一篇 提到 途 經 謝 賞 芝 榮 但 其 甚 銷 路 十 篇 更
 當 芝 榮 中 後 矣 而 天 大 約 這 乃 為 將 來 中 華 史
 斷 史 以 史 料 則 不 言 其 業 亦 甚 矣
 前 年 而 為 矣 且 錄 直 作 悼 亡 語 其 今 幾 時 至
 思 生 謹 此 此 語 甚 矣 幸 甚
 王 仙 下 世 三 年 後 墓 銘 未 悼 之 心 惜 道 前 我 笑 寶 龍
 歎 歎 乎 情 思 甚 悲 然 自 然 消 息 聽 天 聲 一 生 從 陳 日 移 一
 可 因 兒 美 甘 無 偶 一 常 年 衣 妻 不 更 一 未 感 唯 言 也
 有情 筆 硯 懷 舊 渾 化 哉 夢 魂 猶 記 以 天 時 師
 著 於 細 叶 山 前 後 已 殆 重 逢 在 此 整
 著 主 司 也 意 欲 用 以 應 此 二 語 後 以 友 人 歎 許 謂 有 詩 不 宜
 用 現 代 筆 法 故 為 易 十 便 此 又 言 上 是 從 懷 謝 以 來 意 亦 未
 以 此 語 可 以 以 在 此 也
 國 史 史 之 批 評 二 年 五 月 五 日 致 函 石 塘 同 收 望

簡又文致鄭子瑜函遺墨(1961年5月25日)

郑子瑜先生

11月20的信已收到了。你赞成。
~~你赞成~~ 对前来的旧提案，再好没有。

前几天，我到教务课，他们说：现在在做聘书，用英文写。大概你已经收到吧。

明年你在早大担任的课，大约如下：

1. 为先生们讲两小时的课
 2. 为大学院学生讲两小时的课
 3. 先生们有疑问的时候，请你的教，两小时
- } 题目我和你商量之后决定

一共六小时。

日本一天比一天冷起来。係风的人多。

你们新加坡不冷，很好。再谈吧！祝

康健

1963. 11. 14

藤惠秀

实藤惠秀致郑子瑜函手迹(1963年)

子瑜先生。

久仰 崇崇；惜无缘识荆为憾。日前收到
到 海之襟要书，以及投寄下奥 之 信，甚为
之 黄意，实为 之 奥，日本友人等，张呈送稿，甚为
之 感谢！我首先拜读 公两位的信，接着看
看第一张，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文写的。
是中文还是日文？
(意用中文，又或有人用日文。)
和信后面，是 张译
成中文的。

心有一事，即何谓 之 事，三言二语
个 很有趣味的问点：我觉得你们的事，张
修明，有趣极之！

稍缓，当 何 拜 佳 之 书 信 得 奉
也。

信 之 略，请 叙 叙 言，以 巨 不 建。
专 此 即 候

黄安

谢冰莹 敬上
1968.11.11

中国语文

编辑部

中国语文

编辑部

郭先生：

大稿拜拜读。文中说各位专家“默不作声”、“不置可否”，即物不赞同郭先生综合论的表示。郭兄则以为虽不能排除这一可能，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大家都不愿意读这而的大年五十七万六千字的巨著，对新坑的笔就不甚了了，自然就无法表态了。

郭先生的书，我在1976年读也一部原稿（约全书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光景），是通世集醒陶先生的介绍征求我的意见的。我当时感觉这部书的最大缺点是重复与交叉甚：有的内容不止一处出现，像管调的不同，说曲是同一件事，全书行文都很重复，社会是一二百字可以说清楚了的，用了三五百字，反而不很清楚（这与郭先生早年作文笔调不相同，郭兄是郭先生心成而书，理势不得不其久）。当时我常常注意意见与信去郭郭先生，我说如果删并许多，简练行文，可以压缩一半篇幅。可惜此意未蒙采纳（也许因为删改日久，作者老矣，没有精力以动手代劳，当时郭先生已经年过八旬），以致印出来是皇皇的两巨册，这就难使读者数数失望的然而去记了。

对于郭先生的主张，我是有条件赞同。语言和修辞是两门学问，各有小统，理论方面不能混同，应用方面无统统合。具体地说，修辞与修辞结合讲授可以用于中学，也可以用于高等学府的写作课，但在大学中文系，则应分别讲授。至于结合方式，郭先生在书中论述得很清楚。郭兄则以为应该在初学（以及初学进阶）的基础上讲立修辞常识，倒生动。郭兄说修辞搭配，形容词与名词搭配，句式选择（排比）用把字句与否，用“就”字与“否”，长短句选择，等等。不想修辞可以以与修辞结合，修辞与修辞（排比）也可以，或为说应该，结合这应该与修辞（排比）大学写作课讲授内容的重要部分。

郭兄如此，敬弟接正。谨此。

撰出：

吕叔湘

1985/10/18

因外出开会，前日方返京，迟复为歉。

吕叔湘致郑子瑜函手迹（1985年）

子瑜先生 惠鑒： 這札係周榮理兄
 檢本月廿五日交到，我手，出於高理，
 免致藏拙，僅以一文奉表，新意如蒙不
 棄，為保榮幸。 所寄之本，經手校，
 務必以此為準。 因此目壞，如校改有字迹
 若當之處，乞 垂察處置，以免出現誤植。
 國方存態。 未及好復，不悉，順頌
 解棋！ 弟 周汝昌 敬白 86.11.28 上午

地址：(Prof.) Chen Ju-chang
 444 W. Main #105
 Madison, WI 53703

U.S.A.

地址 北京、朝陽門外
 街、東門外 113 號

子瑜先生：

收到90-3-17惠書，以悉尊况佳勝，
至以為慰。大作《建憲的歷史
影響》已拜讀，深佩創貴。
學一詞之意義重大，此一歷史人物
未能早日受到重視，實可歎惜。
承剪寄《港星島》報刊載有關
東之報道及小文，足見先生平日對不
去關懷，剪存報道三年仍在，至可
感也。予退休來港，依親生活，
忽忽十有七年，平日讀書寫作亦不
覺有何孤寂難熬，祇得交藝界
友人為常以聚餐方式杯酒言歡，
一樂事。常此更誠順頌
文安。

錢歌川

1990-3-26

華東師範大學

子瑜教授：

你寄贈的大著《修辭學》文稿，已于
前些日子收到，非常感謝！但未能及
時写信奉告，乞諒！

你的這本大著，在中國的文化史上，
應該放入《馬氏文通》《修辭學發
凡》一通，成為鼎足而三的地位的。
我敬佩你的學力，從賀你的
成就。特書此表示感謝！

祝 平安

九老人許傑

91.6.21

許傑致鄭子瑜函手迹（1991年）